



第一章

作者第三次外出航海，为海盗劫走。心肠毒辣的荷兰人。作者到达一座小岛。作者被接入勒皮他。

或许是命中注定，我的生命要在航海中渡过。因为一位船长威廉·鲁宾孙到我家里来拜访我了，而那时我在家住了还不到十天。他是廉渥尔郡人，现在是一艘名叫“好望号”的大商船的船长，这艘船载重有三百吨。他从前是另一艘船的船长，占有这艘船四分之一的股份。我在他那艘船上当过外科医生，跟他一起到过利凡特。他待我简直不象属下的船员，而把我当作自己的兄弟。他听说我回来了，就来拜访我，我当时以为他来拜访完全是出于友谊，老朋友多年不见面了，互相访问本来是很平常的。但是，他不断地谈论以及来访时说的话完全超出了这一点。他说看见我身体健康感到非常高兴，试探着问我是不是就这样长久呆在家里了。他说两个月以后他打算到印度、印度支那和马来亚一带去航海。最后他虽然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但还是明白地提出要邀请我到他的船上去做外科医生。他说，除了两名助手以外，我手下还有一位医生。我的薪水也比一般人多一倍。我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他很晓得在这方面我跟他不相上下，所以保证要听取我的意见，甚至答应我跟他一起指挥这艘商船。他又说了许多客气话，我也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简直无法拒绝他的邀请。虽然我过去遭遇过几次不幸，但是象往常一样渴望再到世界各处去观



光。惟一困难就是怎样说服我的妻子。我终于取得了她的同意，她答应我去也是为她的儿女的前途着想，所以就再次应允了我的请求。

我们于一七〇六年八月五日出生，一七〇七年四月十一日到达要塞圣乔治。因为许多水手病了，在那里我们停留了三个星期，让水手们休息一下，我们又从那里驶往越南东京。因为船长有许多种还不齐全的货物要在那里买，而在几个月内也不可能把事情办完，所以他决意要在那儿耽搁一段时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负担，他买进了一艘单桅帆船，平常东京人到邻近岛上去进行贸易就乘这种船。在这艘船上他装了几种货物，又派了十四名水手，其中三位是当地人。他任命我充当船长，并且授权我在两个月内自行交易。这期间，由他自己料理东京的一切事务。

我们航行还不到三天，海上就起了大风暴。我们向东北方向航行了五天，接着又转向东方。此后，除了阵阵西风仍相当猛烈外，天气一直晴朗。到了第十天，有两艘贼船在追赶我们，因为我们的单桅帆船负载重，速度慢，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卫，所以贼船不多一会儿就把我们赶上了。这两艘贼船上的人差不多同时上了我们的船。两个贼头率领着他们的部下气势汹汹地走了上来。可是他们看见我们都趴在甲板上，就把我们用结实的绳子捆绑起来，只留下一个人看守，就都到船上去搜括了。

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荷兰人。他虽然不是这两艘贼船上的头子，却似乎有些势力。因为从外貌上看得出来我们是英国人，所以他就用荷兰话叽哩呱啦地向我们赌咒，说非把我们背对背地捆起来抛到海里去不可。我的荷兰话讲得相当好，就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请求他看我们是基督教徒、新教徒，而且英、荷两国又是比邻盟邦的面上，向两位头领说说情，怜恤我们一点。这些话却把他惹怒了；他把威胁我们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回过头去去和他的同伙十分激烈地说了半天。我猜他们说的大概是日本



话，并且听到他们几次提到“基督徒”这个词。

两艘贼船中较大的一艘的贼头是一个日本人。他会说几句荷兰话，但是说得很糟糕。他走到我跟前来向我发问，我就低声下气地回答。他说：他不会把我们处死。我向船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就对那荷兰人说：他真叫我伤心，一位基督徒兄弟反倒不如一位异教徒来得仁慈。但是不久我就后悔不该讲这几句傻话，因为这个存心不善的无赖几次想说服两位船长把我抛到海里。虽然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究竟占了上风。我的部下被他们分成两帮押到两艘贼船上去，那艘单桅船则另配备了新水手。至于我呢，他们决定用一种比处死还要糟的刑罚来处分我。把我放在一只有帆、有桨的小独木船上让我随波漂流，只供给四天的饮食给养。还是那位日本船长对我宽厚，又从自己藏的食物中拿出一些来，加倍赐给我一些给养，并且不准任何人搜查我。我上了小舟，那荷兰人还站在甲板上，尽力搜集了荷兰语里所有诅咒和谩骂的词句一古脑地向我吐过来。

大约在发现贼船以前一个钟头，我测定过一次方位。我们的所在地是北纬四十六度东经一百八十三度。离开贼船相当远了以后，我用袖珍望远镜了望，发现东南方有几座岛。当时正是顺风，我就挂起了帆，打算把船开到最近的一座岛上去。大约过了三小时我才到达那儿。这座岛简直就是块块岩石结在一起形成的，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几个鸟蛋；我又找了一些石南草和干海藻来，就用火石取火点燃了草，把鸟蛋烤熟。因为我要尽量节约粮食。我没有吃别的东西，只吃了两个鸟蛋当晚饭，夜里，我躲在一处岩石后面避风处，用石南草做席子，一觉睡去，倒也舒服。

第二天我又向另一座岛进发，有时使帆，有时划桨，接着又驶到了第三、第四座岛屿。但是，我不想详细地向读者诉其中之苦了。总之，在第五天上，我到了在我视野内的最后一座岛屿，那座岛座落在前面到过的岛屿的南偏东方向。



那座岛竟远得出乎意料，用了近五个小时，我才到达。我绕岛几乎航行了一周才找到了一个适于登陆的地方。那是一个小港湾，大约有独木船的三倍宽。我发现跟最先见到的那座岛一样，岛上到处巉岩，只点缀着几丛青草和气味芬芳的药草。我拿出少量食粮吃了一点。这里四处都是岩石洞，剩下的我都把它藏在洞里。在岩石上我找到了许多鸟蛋、干海藻和干草，打算第二天拿来生火把鸟蛋好好地烤一下。我整夜躺在存放食粮的岩石洞里。我的床铺也就是预备用来生火的干海藻和干草。我睡得很少，我烦躁极了，几乎忘记了疲劳。我一直睡不着，苦思冥想在这样荒凉的地方怎么能生活下去，我的结局一定异常悲惨。我无精打采，神志沮丧，更无心起床。等到我强打精神爬出洞来，太阳已经老高了。我在岩石间走了一会儿；天空晴朗，太阳炽热，我只有把脸避开太阳。忽然我的眼前暗了起来，但是当时觉得不象是天空飘过一片云的样子。我转过身来却发现头上有一个不透明的巨大物体遮住了太阳，它正朝着岛飞来；看起来它大约有两英里高，把太阳遮住了六、七分钟，但是我并不觉得空气变得凉爽一些，也不觉得天空暗了下来，这情形跟站在一座山的背阴处感觉一样。那东西看来象是一个固体，逐渐向我站立的地方飞来。它的底面平滑，映着下面的海水闪闪发光。我站在离海岸二百码的一个高地上，看见这个庞然大物降了下来，离我不到一英里的样子。差不多和我平行，我取出了袖珍望远镜，很清楚地看到无数人在它的边缘上上来下去，似乎边缘是倾斜的；但是我却分辨不出这些人在作什么事。

求生的本能不自然地把自己从这荒凉的困境中获得解救与这件倏然而至的奇迹相联系起来，想着也许获救有望，禁不住满心欢喜。但是同时读者也很难想象我那时是多么惊讶，居然看见空中有一座住满了人的看起来似乎能随意升降，或者向前运行的岛屿。但是那时我却无心绪对这现象进行哲学研究，我只想看看



这座岛要向哪个方向行进，因为它似乎一度停止不动。过了一会，那座岛走得更近了，我可以看见有一层层的走廊在岛的边缘上，每隔相当距离就有梯子连接，可以上下。在最下面的一层走廊上，我看到有些人在用长钓鱼竿垂钓，也有人在一旁观看。我摇着我的便帽和手帕；当它更靠近的时候，我就拼命高声呼喊，接着停下来仔细看了一下，才看见有一群人聚集在离我视线最近的那一边。我看见他们手指着我，而且彼此指手画脚的，他们显然是发现了我。尽管他们并没有回应我的呼喊，但是我却看到四、五个人急急忙忙地跑上了梯子，跑到岛顶就不见了。我猜得不错，他们是为了这件事向岛上的当局报告去了。

不到半个钟头，人群增多了，那座岛又移动起来，最下面的一层走廊和我站的地方相去不到一百码，已经平行。于是我就做出苦苦哀求的姿势，尽力把话说得谦卑诚恳，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回答。从他们的衣服看来，那些最靠近我、高高在上的人们似乎是几位显贵。他们偶尔望着我激烈地各自发表意见，显然是在讨论我。最后，其中有一个人高声说话，他说话很清楚，语音文雅悦耳，声调很象意大利语；所以我就用这种语言来回答，希望至少使他们听了这音调也觉得顺耳。虽然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可是他们很容易地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因为那些人看到了我的窘状。

他们做手势要我先走下岩石来，到海那边去，我就照着他们吩咐的做了。飞岛上升到相当高度，边缘正在我头上的时候，他们就从最下面的一层的走廊垂下了一根链子，链子的一头拴着一个座位，我把自己捆在上面，他们就用滑车把我拉了上去。



第二章

勒皮他人的脾气和性格。他们的学术。国王和朝廷。作者受到招待。居民全都恐惧不安。妇女的情形。

我上岛以后，一群人把我团团围住，但是站在我跟前的似乎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人。他们看我的神态不胜惊奇，然而实际上，跟他们一样我也不胜惊奇，因为有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怪人，就他们的外形、服装和面貌而论，他们的确非常奇特。他们的头要不向右偏，要不歪向左边。他们有一只眼睛向里凹，另一只眼睛却直瞪着天顶。他们的外衣与我们不同，装饰着很多奇特的图案。除了太阳、月亮、星球的图形外，还有许多提琴、横笛、竖琴、军号、六弦琴、键琴和许多种欧洲没有的乐器的图形。更奇怪的是我发现到处都有许多穿着仆人制服的人手里拿着手杖，手杖的一端拴着一个吹得膨胀起来的气囊，象个连枷。后来我才听说气囊里装着少量的干豌豆或者小石块。他们时常用这些气囊拍打站在他们跟前的人们的嘴和耳朵，那时我还想不出这种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逐渐猜测到这些人的心思大概时刻专注于沉思默想，以至于如果发音器官和所觉器官不受外来的刺激，他们就不能说话，也不能听到别人讲话；由于这种原因，有钱人就雇上一位“拍手”当仆人，不管出门、访友都少不得要带着他。这位侍从的职责就是：负责刺激别人的感官。当两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先用气囊在要说话的人的



嘴上轻轻地拍一下，然后再拍拍听他说话的人们的右耳。同时，主人走路时，拍手也得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服侍，因为他主人总是在埋头苦思，不时会有坠落悬崖或者头碰在柱子上的危险；在街上也有可能挤倒别人或者被人挤到阴沟里去。有时还需要在他主人的眼上轻轻地拍一下。这种情形必须先向读者说明，不然读者也会对这些人的行动，象原先我被引上阶梯，走向岛的顶端，上王宫去时一样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在途中他们竟撇下了我，三番两次忘记了是在干什么，直到后来才由拍手们唤起了他们的记忆。我的奇异服饰、古怪面貌以及老百姓的呼喊，他们看了、听了似乎都无动于衷，老百姓们倒不象他们那样思虑重重，心情沉重。

最后我们进了王宫，走上了正殿，看见国王正坐在宝座上，两旁有显贵要臣侍候着。宝座前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天体、球体，以及各种数学仪器。我们一进得宫来所有的人便蜂拥上来，嘈杂一片，但是国王那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却一点也没人注意到我们。我们等了至少一个钟头，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两位年青侍从各站在他的一边，手里都拿着拍子。他们俩看到他不再沉思，间歇下来，其中一位就轻轻地拍一下他的嘴，另一位拍了拍他的右耳；这样一来，他才好象突然惊醒了过来，向我这边一看，又看到了围着我的那些人，这才想起了刚才接到了报告并且要召见我那回事。他说了几句话，马上就有一位手持拍子的年青人来到了我的跟前，在我的右耳上轻轻拍了拍示意我听。但是我立刻摇头摆手做出我不需要这样的姿势。后来我才发现，国王和全朝人士因此都很轻视我的智力。我猜想国王是在向我问话，我就用我会说的各种语言回答他。后来发现我既听不懂他们的话，又没有办法使他们听懂我的话，国王就下令把我领到宫廷内的一间房间里，并且派了两位仆人来照看我。他们给我端来了饮食，四位贵人特别赏光陪我吃饭。我们一共有两道菜，每道菜都



有三盘。第一道菜是切成等边三角形的一块羊肩肉，一块偏菱形的牛肉，还有一个摆线形的布丁。第二道菜是捆扎成小提琴样子的两只鸭子，一些象横笛和木笛似的香肠和布丁，和一块竖琴形状的小牛肉。面包则被仆人们切成圆锥体、圆柱体、平行四边形和其他数学图形。

我们进餐时，我冒昧地问他们有几样东西用他们的语言怎么称呼，贵人们靠拍手们帮忙，很高兴地告诉了我，看得出来他们倒很希望我能和他们谈话，因为这样能有机会使我更为佩服他们伟大的才能。过了一會兒，我就可以随意叫拿面包来和酒来，要什么就可以叫什么了。

饭后，陪我的人告辞去了，国王又派了一个人来，他身边也带着一个拍手。他带来了笔墨纸张和三、四本书，打手势告诉我，他是奉令来教我语言的。我学了四个小时，我把他教的很多单词和单词的译文分行写下来，同时我又想方设法记住了几个短句子；我的教师就命令我的一个仆人作出取东西、转身、鞠躬、坐下、站起来、走路种种动作。我就照着这些动作把这些句子写下来。他又拿起另一本书来，指给我看太阳、月亮、星星、黄道、热带、极圈等等图形，此外还教了我许多种平面、立体的名称。他告诉我各种乐器的名称和性质，以及演奏每种乐器时使用的一般技术用语。他走了以后，我就把这些词连同解释按照字母次序排列起来。这样过了几天，凭我的记忆力强，对他们的语言我就多少有了些理解。

我知道了，原来他们把我所谓的“飞岛”或“浮岛”称作勒皮他（~~蘧贵~~），但我总弄不清楚这个词的真正来源。~~蘧贵~~（勒普）在古文里，意思是“高”；而~~勒普~~是“长官”的意思；于是他们以讹传讹，~~蘧贵~~这个词就被他们说成勒皮他~~蘧贵~~了。但是我却欣赏不了这种词派生的方法，觉得未免有点牵强附会。我曾冒昧地向他们的学者提出了我的看法：勒皮他是古阿西



·勒普·欧太德的意思。勒普的正确意义是：“阳光在海上闪动”；而欧太德是“翅膀”的意思，不过我并不自以为是，只是提出来请有见识的读者参考。

奉国王命令来招待我的人看见我穿的衣服不成体统，第二天早上就叫了一位裁缝来给我量身材做一套衣服。这位技工的量身材的办法和欧洲的裁缝不同。他先用四分仪量我的身高，然后用尺和圆规量全身的长、宽、厚和轮廓，把测量结果都一一记录在纸上。六天以后，我就拿到了一件做工极差而且并不适合我的衣服，因为他偶然算错了一个数字。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看见过的这种事情太寻常了，也就不在意了。

因为我没有衣服穿不能出去，接着又因为身上不舒服，在家里多呆了几天，但我的词汇量也因此大大地扩大了。第二次进宫时，国王的话我就可以听懂不少，也多少能回答几句。国王已经下了命令，本岛（即勒皮他）应向东北偏东方向行驶，在拉格多的上空某处停下。拉格多是全王国的首都，座落在坚实的大地上，离我们现在的位置约为九十里格。我们航行了四天半，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本岛是在空中运行。第二天早上，大约十一点钟，国王本人和随侍的全体贵族、朝臣、官员，预备齐了他们的全部乐器，一连演奏了三小时，这一阵喧闹把我闹昏了；要不是问我的教师，我也不可能晓得这到底是有什么意义。他说：每隔一段时间，天上总要演奏音乐，岛上人民很喜欢听天上的音乐，这时宫廷里的人都准备演奏他们最擅长的乐器。

在我们到首都拉格多去的途中，为了接受下方臣民的请愿书。国王时常下令要本岛停留在某些城市、村镇的上空，为此，他们就放下几根绳索去，绳子下端系着一个小小的秤砣。人民就把请愿书拴在绳上，样子很象小学生们把一块小纸系在风筝线上一样，他们马上就把绳索扯上来。有时我们也接受下方送上来的酒食，不过那是用滑轮扯上来的。



他们的语言大半和数学音乐有关，而我的数学知识可以说很丰富而且对音乐也不生疏，因此这大大帮助了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永远跟线和圆相联系。举例来说，他们评价妇女或者其他动物，总爱使用菱形、圆、平行四边形、椭圆以及其他几何术语，否则他们就使用来源于音乐的艺术名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御膳房里也陈列着各种数学仪器和乐器，不过这些都是厨师们做菜时的样本，因此供在国王餐桌上的肉都是这些仪器形状。

他们的房屋建筑得很坏，墙壁倾斜，在任何房间里也找不到一个直角；这个缺点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认为实用几何学粗俗而机械；所以对实用几何学极为轻视，但是他们发出的指示又太精确了，工人们并不能理解，所以总发生错误。虽然他们在纸上使用规尺、铅笔和两脚规相当熟练精巧，但是就他们的一般活动和生活行为来说，难以形容他们的笨拙、粗陋和而不灵活。

除了数学和音乐以外，对于其他学问他们却极其无知，并且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善于讲道理，总是粗暴地反对别人。除非凑巧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的议论还有可取之处，不过这种情形很少有。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想象、幻想、发明的概念，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这些观念的词。他们的思维和心理活动仅仅局限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两种学问。

他们大多数人，尤其是研究天文学的人，十分推崇人事占星学，但这点他们却耻于公开承认。最使我奇怪的也使我莫名其妙的是，他们极为关心时政和公众事务，每个人都可以对国事作出自己的判断，对政政策激烈争论坚持己见。当然，据我了解，我所认识的欧洲数学家大半也有同样的关注时政的癖好，可是就这两种学问来说，我却找不出有什么共同点来；除非这种人假设：因为最小的圆和最大的圆度数相同，所以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只要会转动一个球体就行，勿需有多大本领。可是我却认为这种



性格来源于人性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我们却偏偏要对于和我们最无关系的事情，对于不适合于我们的天性或者不适于我们研究的事情煞费苦心，自以为是。

这些人总是惶惶不安，没有片刻的安宁。对于其他人类来说，引起他们不安的原因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害怕的是各种天体会起一些变化。比如说，太阳一天天接近地球，到一定时候，地球就会被太阳吸收、吞没。太阳表面逐渐会被它本身所散发的臭气所笼罩，形成一层外壳，将阳光全部遮住无法到达地球。最近地球侥幸逃过了上一次出现的彗星尾的扫刷，不然这一扫早就使地球化为灰烬了。也许下一次出现的彗星就会毁灭我们。根据他们的推算，下次彗星在三十一年后出现。根据他们推算出的彗星和太阳间的距离来推断，他们的惶恐是有理由的，当彗星运行到近日点时，彗星吸收的热量相当于炽热的铁的热量的一万倍。它离开太阳以后，拖在后面的炽烈的彗星尾有长度达一百万零十四英里。如果地球运行位置从距离彗星中心或者彗星主体十万英里的地方经过，它就会在运行中着火而化为灰烬。太阳发射光线时刻都在消耗，如果得不到补充必然耗尽灭亡，随之依赖阳光的行星亦将消失。

这种种恐惧时刻惊扰着他们，既不能安眠，人生最普通的娱乐也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早上见面问候时，一开口就要问起太阳的健康，日出日落时它的样子怎样，可有什么希望能躲避即将来临的彗星的袭击。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来的心情很象一些既喜欢听可怕的妖魔鬼怪的故事，百听不厌，但是心里又害怕，不敢上床去睡的男孩子。

飞岛上的妇女非常活泼，她们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对于外来的客人却异常喜爱。从下方大陆到飞岛上来的客人总是很多，他们到岛上来朝觐，不是为了市镇或者团体的事就是为了个人私事，不过因为他们都缺乏岛上的人所共有的才能，他们很受人轻



视。贵妇们就从这些人中挑选自己的情人。但令人生气的是：他们行动起来毫无承忌，但是结果总是安然无恙，因为作丈夫的人总是凝神沉思，只要拍手不在身旁，他的面前有纸有仪器，女主人和她的情人当着他的面就可以无拘无束，尽情调笑。

虽然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妻女却都哀叹自己被困在岛上。虽然她们住在那儿生活富裕，衣饰华丽，行动自由，她们还是渴望到下方世界上去看看，到首都去消遣娱乐，但是得不到国王的特别许可，她们是不准随便去的。这种特许很难得到，因为贵族们有不少经验，知道说服自己的夫人从下方归来是多么困难。我听说有一位已经是儿女满堂的朝廷贵妇，她的丈夫就是王国首相，人也很体面，并且极为爱她。他们在岛上最华丽的府邸里住。但是她却以调养身体为由到拉格多去了。她这一去就在下方藏了几个月。后来国王签发了搜捕文书，才找到她衣衫褴褛地住在一家偏僻的、不出名的小饭馆里，为了养活一个年老、丑陋的跟班把衣服典当净尽，并且天天还挨那跟班的打。后来人们把她抓了回来，她竟舍不得离开他。虽然他的丈夫态度和蔼丝毫不介意，但不久她就又回到那老情人的地方，而且带走了全部金银首饰，至今下落不明。

也许读者们会说：这故事与其说发生在那样遥远的一个国家，倒不如说发生在欧洲或者英国。但是再想一想倒也有趣，原来天下女人都一样，她们的反复任性并不受气候或者民族的限制，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一个月过后，我已经能熟练地运用他们的语言了。我也能容易地回答国王向我提出的问题了。国王提出的问题都跟数学有关，但对我所到过的国家的法律、政府、历史、宗教或者风俗一点也不注意垂询，虽然他的两旁都有拍手在不时提醒着他，但是他漠然地听我叙述，然后显出一副轻视的神态。



第三章

某些在现代哲学和天文学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天文学上勒皮他人的伟大进展。对于镇压叛乱国王采取的方法。

我提出要参观岛上的各种事物，国王很高兴地答应了我，并且命令我的教师陪我去。我主要是想知道这座岛的到底靠的是哪一种技术、方法或者自然力量来运行。现在我要向读者提供哲学的解释。

飞岛，也可以叫它浮岛，是正圆形的，直径七千八百三十七码，或者说四英里半左右，所以面积有一万英亩。岛有三百码厚。从下面看起来，岛底或者说它的下表面是一片大约有二百码厚的金刚石，平滑而匀称。最贴近金刚石底面的是一层层的矿物，在肥沃的土壤最上面一层，大约有十英尺到十二英尺厚。从岛的上层的边缘到岛中心有一个斜坡，因此落在岛上的雨露就会自然而然地顺着小河沟流向岛的中心。最后，水流进坐落在距岛中心二百码的方圆都有约半英里的四个大塘里。白天里由于太阳照射，水分也会蒸发掉，所以水不会溢出来。同时，君王有本领把岛升高到云层以上，随时都可以防止雨露降落在岛上。科学家们都认为最高的云的高度也不会超过两英里；至少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高的云层。

岛的中心有一个距金刚石表面一百码的洞，这个圆顶洞叫作“夫兰多纳·葛姚尔”，意即“天文学家之洞”。天文学家要进洞



来还必须经过岛中心的一个直径约五十码的陷窟。洞里面点着二十盏长明灯，灯光映照在金刚石表面上，强烈的光芒向四面八方发射出。这里收藏着各式各样的六分仪、四分仪、望远镜、观象仪以及其它天文仪器。但是岛上最稀奇的东西，对全岛命运攸关的东西，却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样子象一个织布的梭子。它长六码，最厚的地方至少有三码厚。这块磁石可以随时运转，因为它中间插着一根坚硬的金刚石轴。磁石在轴上是绝对平衡的，因此尽管是最没有力气的人也可以用手推动它。这块磁石嵌在一个平摆着的金刚石圆筒里。那圆筒厚四英尺深四英尺直径十二码，用八根六码长的金刚石柱支撑着。圆筒内壁的中部，有一道十二英寸深的槽，轴的两端就嵌在里面，随时都可以运转。任何力量都不能把这块磁石从原处移开，因为圆筒、支柱和岛底面的金刚石连成了一块。

飞岛随意升降，从一个地方运行到另一个地方，都依靠这块磁石。因为在这块土地上，磁石的一端具有吸力，另一端具有推力。把磁石具有吸力的一端直指地球，岛就会下降；把具有推力的一端指向地球，岛就会一直上升。如果磁石位置是倾斜的，岛的动向也是倾斜的，因为这块磁石所具有的力量永远和它的方向平行而发生作用。

飞岛依靠这种倾斜运动运行到国王在地球上的领土的各处。为了说明岛的运行方式，让我们假设 粤 月 一线代表横贯巴尔尼巴比领土， 糶 齧 一线代表磁石， 齧 是具有推力的一端， 糶 是具有吸力的一端，飞岛正停在 悦 地上空：如果让 糶 磁石 悦 端向下倾斜，这个岛就会向 阅 倾斜上升运行。到达 阅 以后，又让磁石在轴上转动，使 齧 端指向 耘，于是岛就会向 耘 倾斜向下倒；这时，如果磁石再在轴上转动，使具有推力的一端下指，磁石的方向是 耘，岛就会向 云 倾斜上升，如果再使具有吸力的一端指向 郢，岛就会向 郢 倾斜上升，同时再转动磁石使 齧 端直向下指，岛就可以向



匀运行。这样随意变动磁石的位置，飞岛就能按照倾斜的方向自由升降。飞岛从国王统治的领域的一处运行到另一处就是依靠磁石位置的交互升降。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飞岛的运行不能超越国王统治的领域范围，升高也不能超过四英里。天文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下列理由：在四英里的高度以上磁性不发生作用，所有能对磁石发生作用的矿物只存在于国王统治领域，其他在地球的内部或离岸头里格的海中或全球其他各处都找不到。因为飞岛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所以一位君王利用这一优势很容易就能使任何感受这块磁石的力量国家服从他的统治。

当飞岛静止不动的时候正是磁石与水平面平行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磁石的两端和地球的距离相等，发生的力量也相等，一端下引，一端上推，所以不能产生任何运动。

这块磁石的管理者是一些天文学家。他们时时遵从君王的意志移动它的位置。他们一生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天体观察上。他们应用各种透镜来工作，而他们的透镜远比我们的精良。我们一百英尺多长的望远镜远远比不上他们三英尺长的望远镜，所以他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大小星宿。在这种精良工具的协助之下使他们的发现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天文学家；他们曾编制过一份万座恒星表；而我们最大的恒星表中所列的数量不到他们的三分之一。他们还发现两颗较小的卫星在围绕着火星转动；靠近主星的一颗卫星到主星中心的距离为主星直径的三倍，最外面的一颗与主星中心的距离为主星直径的五倍；前者运转一周需要十小时，后者则需二十一小时半；所以它们的周期的平方根几乎相当于它们和火星中心的距离的立方根；由此可以证明，这两颗小卫星显然也受到影响其它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

他们观测到了九十三颗不同的彗星，同时也极精确地确定了它们的周期。如果这点象他们认为的那样是真实的话，我倒很希



望他们能公布观测结果，那么在目前还很浅陋的彗星学说也许会因此和天文学的其它部分一样能达到完美的程度。

国王有野心成为宇宙间最专制的君主，条件是说服内阁与他合作，但是阁臣们在下方大陆都有产业，同时他们又想到宠臣的地位非常不稳，所以他们就永远不会同意跟国王一起将自己的国家变成奴役的对象。

如果哪一座城市发生风潮或者叛乱，引起剧烈的政争，或者拒绝象平常一样纳贡效忠，那么国王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他们服从。第一种办法比较温和，就是把飞岛浮翔在这城市及其邻近地域的上空，这样就遮住了阳光和雨水，因而居民们就会遭受饥饿和瘟疫等灾难；同时如果他们的罪孽深重，上面就可以投掷大石块打击他们，他们的房屋被打成粉碎。他们无法自卫，只好钻进岩穴或地洞里去躲避。如果他们依然不能迷途知返，或者还想反抗，国王就只好拿出最后的办法来：让飞岛落在他们的头上，这样，房屋、人民一切都将消失。不过，国王很少采用这种极端措施；实际上他也不愿意这样；他的大臣们也不敢向他建议采取这种行动。如果采取这种行动，人民就愤恨国王和大臣们。国王的产业在岛上，不会受到破坏，但大臣们的产业都在下方大陆上，因而对他们极为不利。

但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非到万不得已，总是不肯轻易施出这种可怕的手段，这里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万一他想毁掉的城市有一座耸立的岩石，这是比较大的城市常常有的情况，或许当时就是为了防止飞岛压城的危险才特意把城建在有交耸岩石的地方的；或者，如果一座城市到处都是高大的尖塔和石柱，那么飞岛突然下降也许会使岛底和下表面受到破坏。虽然，象我前面说的，岛底是二百码厚的整块金刚石，但经过这样巨大的震动，说不定它会被撞得粉碎；或者因为太接近下方房屋的炉火而发生迸裂，就象我们的烟囱那样，尽管围成它的是铁或石头，有



时也会因火烧而迸裂。人民很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的自由和产业受到损害时也很知道可以抗争到什么程度。同时如果国王在盛怒之下坚决要把一座城市压成粉碎，也会以对人民宽待为由，命令飞岛慢慢降落，但是实际上他是怕撞坏了金刚石岛底；因为哲学家们一致认为，岛底坏了以后，磁石就无法指挥飞岛升起，整个的岛就会一败涂地。

大约在三年前我还未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国王巡视他领土的途中，曾发生一件非常事件，差点儿将这个王朝毁灭，至少是现在这样一个王朝。国王陛下首先巡视的是王国第二大城林达里诺。他才离开三天，愤怒的居民就起来反抗高压政策，总督被他们抓了起来。并且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劳动在四个城角建立了四座大塔，都象耸立在城市正中心的那座坚实的尖顶岩石一样高。在每座塔上和那座岩石的顶上他们分别安放上一块大磁石；为了防备万一计划失败，他们准备下了大量最容易燃烧的燃料，希望在磁石计划失败的时候，用火将飞岛的金刚石底烧裂。

八个月以后国王才接到全面报告说林达里诺的居民叛变了，于是他下令把飞岛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国王在他们头上停留了几天来断绝他们的阳光和雨水。居民团结一致，已经准备好了食粮。城里也有一条大河流过城市中部。他下令放下许多根绳子去，但是没有一个人肯送上投降书，恰恰相反，他们送上来的是极为大胆的要求，提出了赔偿损失、豁免捐税、选举自己的总督和其它类似的过分要求。国王因此命令飞岛上的全体居民从下层走廊往城中投掷巨石；但是市民们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恶毒的阴谋，人们就带着财物一齐住进了那四座大塔，以及其它坚固的建筑物和地下窑洞。

国王决定要降伏骄傲的人民，命令将飞岛慢慢地降落到离塔顶和岩石不到四十码的地方。这个照办了，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发现飞岛下降的速度比平时快得多，即使转动磁石也不容易